

情定浪漫小说

KISMET® *Romances*

爱上牛仔

To Love A Cowboy



[美] 劳拉·菲利普斯/著 梁华祥/译

LAURA PHILLIPS



爱上牛仔

[美] 劳拉·菲利普斯/著 梁华祥/译

漓江出版社 出版
迈托出版(远东)有限公司协办

(桂)新登字03号

本书根据美国迈托出版公司
(Meteo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2年版译出

爱上牛仔

[美] 劳拉·菲利普斯 著
梁华祥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06,000

1995年4月第1版 199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0册

ISBN 7—5407—1689—4/I·1086

定价: 7.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4)
第四章		(33)
第五章		(54)
第六章		(69)
第七章		(90)
第八章		(113)
第九章		(130)
第十章		(157)
第十一章		(172)
第十二章		(193)
第十三章		(217)

第一章

这只是你的幻影，不是真正的她。自从上次见到她以来，已经十年了。她现在也许已经是一个肥肥胖胖的，有六个孩子的母亲了。

尼克·拉姆西用手指蘸了蘸油彩，在嘴巴的周围抹了一大圈红红的颜色。心里尽量不去想刚才在摊棚那里看见那个黑发女郎走过时引起的内心痛苦。

他停下手来往灰蒙蒙的窗户外望去。真该死！还没有看见马特和马匹的影子。他移动了一下身体的位置，以减轻腿上的疼痛。

“这该死的马特上哪儿去了呢？”坐在饭桌对面的那个瘦小女人嘟哝着。弗雷达·米利肯拼命地啃着干瘪的玉米花。

“又不是专门叫我看管他。”尼克平心静气地

说，装作没有看见她那烦躁的神情。

“但也得有人看管他呀。”尼克听见她一边说一边往嘴里塞进更多的玉米花。“有巧克力吗？”

她最后的几个字说得响亮而清脆，好像提醒尼克说，弗雷达不仅仅是急坏了，而且简直就要杀人了。他这时已把那个黑发女郎的影子抛在脑后了。

“到外面去清醒一下吧。”他低声地说。他真希望四天前在那次不重要的演出时想到把马特一起拖回来。要是那样，他就不至于现在胡思乱想了。一会儿想到开车转错弯啦，一会想到公路上堵车啦，或者是马特和那个从切尼来的红头发的人在什么地方鬼混啦。尼克一想到马特便生气。他猜想弗雷达比他更生气。

往常尼克和马特一起外出表演。尼克用他那辆破旧的黑色小卡车拖着活动住屋，而马特则用他那辆比较新的红色小卡车拖着野营车。有时候，他们一起表演牛仔骑术，马特要不便坐到尼克的马上，要不便跟他开个玩笑。不过他们主要的还是集中精力表演牛仔骑技。

尼克觉得经常外出演出必然会遇到危险。这是一种半疯狂的生活方式。然而，他在这当中曾经救了不少一个朋友的性命。

现在他们回到了堪萨斯。尼克曾想在这几天售票的时间里，顺便回农场看望一下。马特已经带着马

匹往北到香泉参加一场牛仔竞技表演去了。他们曾约好今天在这里会合。现在离开场还有几个钟头。马特太拖拉了。

尼克往流动住屋窗外的空地看去。那个女人凝聚的、可疑的目光在盯着他。

“你是知道的，但你不告诉我。”她埋怨道。

“不。别盯着我看。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看过男人化妆呢？”他说，想转移她的注意力。

她扬了扬淡淡的眉毛，说道：“我没有看过。你们这两个顽固的牛仔整天和马泡在一起，弄得满身都是马汗和马粪，再钻进流动住屋里，把门关起来……”

“我们没有锁门。”他插嘴道。

“你锁了。”

“有时候锁。马特害怕他穿着内衣时给你看见。”

“哈！”她回嘴道。尼克也扬起双眉。弗雷达笑开了。“这事与你无关。”她补充道。接着把玉米花往空中抛去，用嘴巴接住。她又来一次，可是这回玉米花落在她那长着深黄色短发的脑袋上给弹飞了。她皱了皱长有雀斑的鼻子，向他靠得更近一些。那双锐利的棕色的眼睛盯着他鼻子旁边的什么东西，直到他从镜子里愤怒地瞧见了她那不规矩的丑态。

“我喜欢这种色彩的浓度。”弗雷达不好意思地

说，“你涂上去很好看。当然，我们大家都要化妆，我涂上去也会好看的。也许什么时候你借给我用用。”当她把手指往彩盒伸去的时候，她竭力保持着严肃的脸孔。这时尼克向她打来一巴掌，她赶紧躲开。

“小家伙，”他说着，一边用擦布擦擦手指，然后伸向白色的彩盒，继续化妆。

整整过了半分钟，弗雷达无法控制了，一股劲地笑了起来。

尼克向她瞪了一眼道：“你怎么啦？”

“你看上去好像有两块大嘴唇。”

“好笑吗？”

她点了点头，咯咯地笑道：“太好笑了，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你们男人总是不让我看你们化妆了。”

“如果你还不住口，你就别想再看了。”他回答道。他的声音温柔而友善。

这三个人——他、弗雷达和马特，有着很长时间的交往。早在他们的父母还是牛仔骑术竞技者的时候，他们便是追随学样的小孩。那时他们自称为骑士。

若干年以后，他和马特当了职业牛仔竞技协会持会员证的竞技员。他们俩都是骑公牛的，或者说是准备骑公牛的。在那整整一年里，他们谁也不能在公牛背上坚持八秒钟以上。

弗雷达不甘心冷落，次年夏天起即开始骑一匹

跑得又快、转得又急的母马登场表演了。一些有经验的玩木桶的骑手为她捏一把汗。这一年来，弗雷达竟成了摇钱树，五名优秀表演者之一，而且从那以后一直是个佼佼者。

这两个男孩的表演没有弗雷达那么出色，但也相当不错，可以挣得足够的汽油费，仅此而已。后来，他们偶尔遇上一个牛仔竞技团的小丑，这样，便开始了新的表演生涯。这位小丑给他们一点小费，雇用他们讲一些陈词滥调的笑话以逗乐观众，他则认真对付那些婆罗门公牛，不让把骑手踩成肉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换了角色。后来，这位年老的小丑由于陈年伤痛和风湿病缠身，行动速度和灵敏力渐渐不如从前。他退休了，马特和尼克只好自找出路。

现在马特最好快点回来，否则尼克便一个人登场了。要是这样，他也会演好的。不过，他不喜欢在没有搭档的情况下面对一头两吨重的公牛。况且，马特带着马匹，这样问题就更大了。

“你不是在猜测他出了事吧？”弗雷达问道，声音里带有一丝紧张的情绪。

“不，他可能在哪个停车站跟那里的女招待胡混得太久了。”

她傻傻地笑了，好像在说：典型的马特。

尼克拿起蘸得浓黑的彩笔，画上一个笑容的轮廓，然后在眼睛周围画上几笔一看就会令人发笑的

线条。他走到亮处用镜子照了照自己的尊容，用手轻轻抹了抹脸上的油彩，然后把夸张的眉毛画成弯形。

“这样好看吗？”他问道。

“很好，不过少了点什么东西。你可以用染眉油涂一下。”她眨了眨眼睛，退到门口，躲开尼克向她扔去的空纸杯。“我想我还是去换衣服好了，叫珍妮小姐把马备好。”她说着便从门口出去了。

尼克又看了看镜子。染眉油呢？忘记放在什么地方了。他看上去已经够滑稽了。

但是少了点什么东西，除了搭档之外。他皱起眉毛思索时，浓黑的眉毛连成一条。他担心的不仅仅是马特。一种定期的四肢疼痛尚未开始。起先，这种疼痛出现在竞技演出前的一个晚上，它会在半夜里把你从不安宁的睡眠中痛醒。随着岁月的流逝，凭着自己的经验，他知道这种疼痛会在竞技演出前几个小时出现，现在有时候直到公牛和骑手从牛栏里出来的时候才感觉到。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也不会有丝毫的害怕。只有在他感到公牛呼出的热气喷向他的脖子，或者一只可恶的牛角向他狠狠地扫过来的时候，他才感到害怕。

他累了，不是因为睡眠不足。不过缺少睡眠是他最近脾气容易暴躁的原因。他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几个星期而不是几天。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无休止的演出生涯使他精疲力竭。这种生活会耗

尽你的一切，直至除了从早餐咖啡中摄取的咖啡因之外，你将别无他物了。

他背后的门吱的一声打开了，接着咔嗒一声又轻轻关上。

“我正在想你迷路了。”当马特从他身边擦过的时候，尼克说。这位高瘦而结实的、留着胡子的男人开始剥下衣服，把衣服扔到地板上。

“我是迷路了。”马特一边回答，一边穿上镶边的衬衣，鲜艳的粉红色的拳击员的短裤，吊裤带和一拉就开的宽大罩衫。“我因为思想开小差，考虑一些别的事情，所以把车开到第54号公路去了，一直到了河边才醒悟过来。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离表演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为公牛作准备还有一刻钟。”尼克没有问马特在想什么，他自己倒有一个想法，但不想说出来，至少在弗雷达可能突然地不敲门便闯进来的现在不说出来。

“弗雷达刚才还在这里找你。”尼克说，声音里含有一种警告的口吻。

“我知道。”马特带有一点夸大的畏缩的情绪回答道。“我把栗色母马留在她的活动住屋时，她审慎地跟我说了几句。还有来自奥斯丁的戏牛员正在让那头黑马做准备运动，他说他已经安排好让你今晚用它。”

尼克点了点头。一提起马来，他那紧张的情绪便

消失了。“几天前我们还在谈论这件事呢。卡车停在哪里？”

“停在停车场。竞技表演开始后抽点时间把它放好，先把它停放好，然后让马匹走进来要比把车从人群中开进来容易。你的腿怎样？”

“挺好。”尼克说着把头掉过去。其实他的腿还在痛。由于绑了绷带比昨天好了些，也比这两周来任何时候都好些。不过也好不到哪里去。

十分钟后，尼克绕着活动住屋和野营车停放的那块地方来回跑动伸展筋骨，然后和马特一起走向竞技场，等候着这场野蛮的挤奶般的竞赛结束。虽然在竞技场里的男人大都是本地人，但他在人群中只认得一些有勇无谋的小伙子。

随后打开门栅的工作人员把牲畜从竞技场的远端赶了过来。报幕员解释道：骑牛表演比赛分两次进行；现在进行第一次，竞技表演结束时进行第二次。他打了个信号，叫尼克走进灰尘滚滚的竞技场中央，马特举起手臂，尼克点了点头；他懒洋洋地走着，给人一种毫不在意的印象，其实他精神十分紧张，注意力高度集中。

聚集在这个有着23年竞技表演历史的本顿竞技场的观众已经鸦雀无声，就连那比较安全的露天看台上的观众，也觉得十分紧张。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在等待着。

尼克心里想，他们会成功的。这场表演的最后一头公牛跟着出场了，这是一头巨大的、扭弯的怪物，名字叫大吃鬼。尼克几乎怜悯起那个双脚骑在靠近牛栏的栅栏上的脸色苍白、但意志坚强的小伙子来，他和其他几个牛仔调整了一下绳圈。这只公牛猛地朝大门踉踉跄跄倒过去，这几个人随后向后倒下，绳子滑落在跑道旁边。

“嘿，尼克，”马特低声地说。竞技场上的报幕员也参加表演。“我好像发现了那个喜欢学大人戴乳罩的姑娘。你瞧见那边栅栏上那个黑发姑娘吗？那个拿照相机的？”

尼克抬起头，斜着眼睛沿着他的搭档脸上涂着可笑的油彩朝灰尘滚滚的竞技场的远方看去，马特所讲的那个姑娘纯朴，衣着整齐，是个逗人喜欢的女孩，马特见了高兴得比平时多耍了几个花样。

尼克看到了马特所指的那位姑娘，或者说，看到了照相机镜头反射的闪烁光。是她，很像他所认识的那个女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又发现她有不同的地方：时髦而老于世故。

“第三个栅栏柱子那边，她和一个长有灰色头发的男子坐在一起吗？你看错了，马特。”尼克伸手猛拉了一下他的脚，于是他重重地掉下来，和木桶一起滚动起来，观众顿时发出一阵狂笑，随后尼克装出很吃力的样子，站起来扶正木桶。

马特突然跳起，假装向尼克的鼻子打了一拳，走开了。他的膝关节处全是红色的油彩。“噢，对不起！”他喊道，尼克抓住他的耳朵稍微用劲地扭了一下，算是作为报复。

“嘿，牛栏里开始行动起来了。”马特插话道。报幕员停下他的丑角助手的表演，去描述即将上场的名叫“龙卷风”的公牛；两个小丑和尼克在前面走着，边表演粗犷而又滑稽的动作。

尼克抱膝滚翻，弯曲小腿，然后又伸展开，今晚他踝部的疼痛来得比平常还早，他咬紧牙关，再次弯曲小腿，尽量不去想踝部的疼痛。然而，钻心的疼痛难免要在脸上表现出来。他清楚马特在留意他。他们在竞技场上总是相互照顾，这是尼克所信赖的。

“那个黑发姑娘刚才给我们拍照。”马特说，“她可能是在这里的报社工作，我想她一定很喜欢体育运动。”他说着一边摆好木桶，并紧缩身体钻入里面，“‘龙卷风’会从牛圈的左面冲出来，转两圈后把我转到右边去。”

“转三圈。那不可能是她的父亲。”尼克争辩说，目光转向那个女人，然后转向牛栏。那条粗壮的灰色的婆罗门公牛愤怒地踢着障碍物。

牛栏的门打开了，那只野兽冲了出来。一下便把暴怒的年轻人掀了下来。尼克嗖的一下向它靠近，想把爬在年轻人身躯上的公牛引开。尼克飞快地转动

身子，狂暴的公牛被引到空地上，尼克躲开了它，并把它引到侧面的小牛栏里。

当尼克转过头来的时候，见马特向他示意，朝女孩那边望去。他失声地“啊”了一下，那个姑娘的照相机掉了下来。在马特向她走过去之前，尼克又瞧了她一眼。

黑发大眼珠看得更加清楚，外国人的眼睛似墨一般乌黑。这是他过去见到过的那位身材苗条、老于世故而又沉默寡言的女人，身上散发着城市女人的光泽。他带有几分失望的情绪，注意到那毕竟不是她。这时候，他真想知道这个他在少年时便苦苦追求、梦寐以求的聪明姑娘现在情况究竟怎样了。

第二章

“克雷格，为什么我听从你的劝告，到这里看牛仔竞技演出？”梅洛迪·威廉斯喃喃地对她身旁的那位男子说。他们正在本顿竞技场观众席上靠铁丝网的地方观看马术竞技表演，他们已经取消两次约会了；一次是去看摇滚音乐会，另一次是去吃晚饭和看戏。原因是克雷格老坚持说他需要她，现在她气呼呼地、满头大汗地从老远的堪萨斯城来到这个地方，这里方圆五里都没有公路。

“我是有些过于花言巧语，可你也不能抗拒我呀。”克雷格眨眨眼睛答道。“你除了爱我之外，不能帮我点忙吗？迪！”

她把目光从注视的目标移开，对他轻蔑地望望。“这之后呢？从现在起你还是对妈妈说些恭维奉承话吧，老头子。”

“哎哟，”他畏缩了，但迪一时没想到这会伤害他。她在大学读书时便认识了克雷格，并且听完他上的儿童文学课。她由教育学改学艺术后，他曾经帮助她如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从那以后，她从事自由艺术家的工作，包括给各种儿童杂志和一些图画书画插图。他们从师生关系变成了好朋友。克雷格实际上已有家室。她怀疑他会把这种关系正式化，但并不介意他成为她的继父。但她的母亲却迟疑不决。

他的下一句话证实了他并不认真对待她的批评。“你知道这次多亏了我，其实我必须抓住那出版商的手腕，让你为我的书作插图。他想找些纽约的愚才来做。这小子大概还不晓得有个玩滚木球的叫斯特朗的人。”

“那也许是真的。”迪回答说，“但我得提醒你，我不喜欢这个。”

克雷格不知如何是好。“我想你会，你妈妈说，你向来都会。”

她只是哼了一声，把变焦镜头对准玩马戏的小丑。还是不去胡思乱想好，赶快拍照，否则在作画时只是凭记忆，其他什么都想不出来。这时广播里传出下面开始套牛比赛的声音，小丑们先穿插了空场时的闹剧表演，一个小丑朝她走过来，冲着她大声叫喊，引起了她的注意。

“我想他在跟你说话，”克雷格说，“他想要你